

崔雯霞·苗挺 著
黄继树·郭俊明



惨白的曼陀罗

北岳文艺出版社

465607

I247.5

312

惨白的曼陀罗

崔雯霞 苗 挺 著
黄继树 郭俊明

北岳文艺出版社

惨白的曼陀罗

崔雯霞等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53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书号: 10397·86 定价: 1.95元

目 录

惨白的曼陀罗——崔雯霞 < 1 页 >

喜庆的日子里，小韦韦误食爷爷的汤药而导致曼陀罗中毒。在场者七人，全是自家人。谁是凶手？都似凶手。结果出人意料，推理别致新颖。本篇颇有“洋”味，读者不妨一看。

冲击波——苗挺 < 136 页 >

在人们和社会需要教育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冲进了校园。本篇揭示教育战线的问题之新，矛盾之深，令人警醒。

倾巢之日——黄继树 < 266 页 >

桂系军阀白崇禧在逃离大陆之前，曾作何等垂死挣扎，国民党军队彻底崩溃之时，又怎样互相倾轧。本篇向您描写了那历史的一页。

走后门来的挑战者——郭俊明 〈301页〉

一个大学生“走后门”进入“一〇七”研究室。但这后门却与不正之风风马牛不相及。响当当的科学权威遇到了挑战，对手竟是那个“走后门”的大学生。本篇反映新老科学工作者的生活，题材新颖，别具一格。

惨白的曼陀罗

崔雯霞

也许，我这个三十九岁的老姑娘压根儿就不该考虑这样的婚事。

当初，本以为从此可以平平安安、无忧无虑地打发后半辈子的日子了。谁想到，结婚还不足三个月，阴影竟从自家的角落里闪出来，播给我这许多冰冷、恐怖的梦，使我至今想起它们来，仍禁不住两腿发软。

离婚么？

不！我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即使是在那个令人战栗的傍晚，在他那各有一幅不同面孔的儿女们中间。

我真怀疑自己舍弃了那平静如水的清闲日子，来到这样一个时代感太浓的家庭里，受这复杂生活的折磨，是不是因为自己有点被虐狂的天性啊！

—

爱人比我大十五岁，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工厂的总工程师

师兼党支部副书记。他举止过于沉稳而显得有些呆板、迟钝；不太爱说话；没有一般女人所喜欢的那种俯首贴耳的样子；与我这个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相比，他不够聪明——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而且……他对我并不痴情！常常下班时间过了很久，还不出现在家门口！不过，我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自己终究已经是三十九岁的半老太婆了啊！

我们的婚礼既不隆重、也不热闹，甚至连他前来迎亲的时候，脸上都没有一些愉快的样子，不过，也没有丝毫令我不安的恐怖情绪，他只是象完成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似地来到我宿舍，帮我收拾起我所有的大小包裹，用大旅行包一装，放到他推来的自行车后座上，便请我出了闺。我俩默默无言地并肩走了大约八公里路程，到达他住的那所小院，就算完成了结婚仪式。

小院收拾得很干净。院里有个不大的花坛，养着一簇艳丽的虞美人，紫红色花，边缘带白色，很美。还有一簇略带野味的曼陀罗，开着白色的喇叭形花。那是他女儿倩倩种的。虽然那簇惨白色的曼陀罗使我非常不舒服，但倩倩喜爱，我也就只得听其自然了。

爱人的前妻给他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另过了。眼下，家中只有小女儿倩倩和我们一起生活。

倩倩是个性格古怪的姑娘。已经二十三岁了。她才满八岁时就没有了母亲，一直寄养在乡下姑姑家里。前几年她父亲平反复职后，才把她接回来。从六零年她出生到成年，她那清白的心灵之屏，接受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幻影。多变的生活，给了她一个复杂的性格。起初她不大和我说话。每天除了工作，就是默默地看小说、浇花、织毛线活儿。后

来，有一次她得了痢疾，躺在床上落泪。我本是见不得别人难过的，况且，又是这么个命运坎坷的女孩子。所以，我白天、晚上地陪伴她，给她讲故事、说笑话。打那以后，她才肯把我当成她的朋友。

但是，我发现倩倩却确实是个有点怪劲儿的姑娘。她常常立在那簇曼陀罗前发怔。

“倩倩，来吃饭吧。”经常是这样，我烧好饭以后，还得破费几分钟时间，才能把倩倩从心荡神驰中唤醒。

“你很爱这种花？”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你觉得它很美？”

“不！方姨。”

她总是慢慢地摇摇头、心不在焉地说：“我只是觉得它很有意思。它不是叫人感到很洁净么？可我听人说，它却是有毒的。正象有些人似的……”

“又在想陆明的事了？倩倩？”

我担忧地打量着倩倩消瘦的身子，宽慰她说：“别着急！过几天你爸爸过生日时，你请他来，我和他谈谈，看他究竟是喜欢你，还是喜欢你爸爸的官衔。”

“你和他谈？”

——我的自信使倩倩笑了一下：“你相信他会喜欢我么？方姨？一个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一个是其貌不扬的山气姑娘……”

倩倩确实不够漂亮，但决不至于“其貌不扬”。要说家里的经济条件，她是远远胜过她的许多同龄伙伴的；但是，她却一点也不爱修饰，言谈举止还保留着“村姑”的“山味”。

“也许，他是真喜欢你呢。”

我说的话连我自己也不大相信。可是，我知道想当好一个讨人喜欢的后母，就不可能象亲生母亲那样无所顾忌，更不能在这种场合完全照自己认为的那样直说。我只能这样说：“倩倩，常言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怎么能肯定他不是真心喜欢你呢？”

倩倩嘴角挂起一丝惨然的苦笑，眼睛仍旧盯着那簇惨白的曼陀罗。

这表情和神态不知为什么忽然引起了我一阵不安。我想起了人们送葬时戴的白花来，一种隐隐的恐慌使我心焦地向院门望去，我盼望这孩子的爸爸快点归来。

象不负我的期望似地，有人敲院门了。

“就来、就来！”

我答应着，急忙过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身段匀称，仪表英俊，举止洒脱。然而，使人愉快的面孔上，却隐约有种颓唐的表情。他冲我礼貌地一笑说：“请问，杨总工程师是住这儿吗？”

“是这儿。请进吧！”

“你……”倩倩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后侧：“你叫陈佳吧？”

“你是——？”

“我是杨倩呀。”

我奇怪地回头看着倩倩：这个人并没有来过我们家呀！她怎么会认识呢？但使我更奇怪的是刚才还那么郁郁不乐的倩倩，刹时间两颊罩上了两朵红晕。愉快的情绪真是最绝妙

的美容剂啊，我发现小倩倩忽然漂亮极了。

“你不记得了吗？陈佳，王家屯边的那棵大柳树、住在村边上的那个王姨。”

“哦，你是小倩倩？真不敢认了。都长成大姑娘了！”陈佳笑了：“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呀？”

“杨总工程师就是我爸爸呀，我怎么不应该在这儿？”

倩倩高兴起来，也有些调皮的孩子腔呢。虽然他俩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明白，但我理解是怎么回事了：王家屯，就是倩倩姑姑的住地。他俩一定是在那儿邂逅相识的；而且，倩倩一直和陆明闹不和，显然是因为心里还装着一个人呢。

“倩倩，请客人家里坐吧。”

倩倩的愉快情绪感染了我，我不由得也高兴起来了。

倩倩把陈佳请到她房里。热烈的叙旧之声夹着阵阵笑语，从敞开的窗子里溢了出来。我想到自己埋头医书、毫无乐趣的青年时代，一种若有所失的遗憾之感袭来，赶忙下意识地躲进卧室里了。倩倩刚才那满面春风的笑脸徘徊在我的周围，我不由得走到梳妆台前。镜子里那付半老太婆的样子使我难堪极了，我便再也没有走出房门。静坐中，默默地编织着与爱人共享青春的荒唐梦。直到爱人进家，我才想起还没吃晚饭呢。

“喂，留倩倩的男朋友一同吃晚饭吧？”

“哦？是陆明来了？”

“不是陆明。”

“那是……”那个不称职的父亲愣了。

“看你！”

我故作生气地责备爱人，借此掩饰自己的窘态：“女儿

的事，你一点也不关心！岁数不小了，她也有自己的心事呀。你这个当爸爸的，就看不出女儿的心事么？哼！也不知道问问，就知道躲到厂里不着家！把个好好的女儿弄得无精打彩、憔悴不堪！配当爸爸吗？”

爱人真象冬天的草垛——戳在那儿了，他瞪着眼睛瞅我：“你尽唠叨些什么呀？我越听越糊涂。”

“你就没个明白的时候！我说呀，倩倩有个新的男朋友了，是不是该留他一块吃饭呀？”

“新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我不知道在哪儿工作。”我压低了声音，得意地替倩倩炫耀：“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大约有二十八、九岁吧，我听倩倩叫他陈佳。”

“陈佳？！”

爱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盯着我问：“他们怎么认识的？在哪儿认识的？你怎么知道他俩要好？”

爱人脸上带着一股阴沉的气色。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我不知道呀！你这是怎么啦？”

“哦，没什么。”爱人神色缓和了一些：“嗯……陈佳是我们厂的职工。”

职工又怎么样，我心里想着很不愉快地扫了爱人一眼问道：“你是不是觉得陈佳不如大学生陆明？嗯？”

我仿佛又看到了倩倩见到陈佳时那张可爱的笑脸，我加重了语气：“你想过没有，倩倩跟曾经甩过她的人结婚会幸福么？你可别忘了，陆明是为什么甩掉倩倩的，如今又为什么追求倩倩、要倩倩原谅他！”

自从荣任倩倩的知心朋友后，我几乎了解了倩倩全部的

秘密，包括女儿家不愿告诉父亲的秘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她那简单的罗曼史。

倩倩没有左拉笔下的娜娜那种爱神一样的形象来使多少人为她神魂颠倒。在她的恋爱史上，只有一个人曾经对她表示过爱慕之情。

那是倩倩寄居在姑姑家的时候，山村里居住过一批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他们插队不足一年，就纷纷托亲友、告别了广阔天地的“泥腿子老师”们。最后，便只剩下了不多几个没有门路的知青成了常住户。

在这几个常住户里，有一位生得象个姑娘似的瘦小伙子。他不仅相貌、整个性情都象一个清高、自负的落魄公主。上工时，他远远走在别人前面；收工时，他慢慢地躲在别人后面。对于这样一位曲高和寡的“受教育者”，不少泥腿老师看不顺眼，认为他这是蔑视师长的表现。所以，常常有些没人愿意干的活，就分派给他。对于这种“优待”，他表面上麻木不仁。但是，非常同情他的小姑娘倩倩，却发现他常常独自叹息，或者，久久地凝视着一块土坷垃什么的，半天不挪窝。

心地善良的小倩倩真担心他会生病。便不顾女孩儿的羞怯，趁人不注意时，主动找他说几句话、或帮他作些什么。在一个山村姑娘的想象里，人，只有多说话，才会感到活着的乐趣，才会幸福。

这种并非“目的不纯”的关怀，发展到后来，竟有些如胶似漆了。当姑姑的，错误地理解了小侄女的感情，便十分殷勤地邀请陆明来家串门、吃饭。

这种错解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终于，在一个七夕

的晚上，可怜的“牛郎”陆明，游过了心的界河，向呼唤着的“织女”小倩倩表示了他由衷的感激与爱情。从这天起，单纯而盲目的小倩倩就把纯洁的心，捧给了陆明。

欢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到了一九七七年。

上大学恢复了考试制度。在倩倩的劝诱下陆明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参加了高考，结果竟被录取了。分别前，两人依依不舍；分别后，不到二年，就完成了由沸腾到凝冻的感情历史的全部过程。

然而，冤家路窄。陆明大学毕业后，竟被分配到倩倩她爸爸的工厂里工作。

“说话呀！”我有些不高兴地说：“女儿的事不能不管！你说今天留不留陈佳一块儿吃饭？”

“嗯？”

爱人皱皱眉头：“不能晚开一会儿饭么？”

显然，他是不乐意屈尊和一个“本厂职工”同桌共餐了。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小气鬼！一顿饭就把咱们吃穷了？”

“不，你不知道。”

爱人脸上有股形容不上来的表情，他轻声自语道：“有些事还没弄明白……”

我看到不大爱动感情的爱人嘴角抽搐了几下，不由得有些震惊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个已经开始的阴谋，正逐渐推向那个关键的时刻。我相信，那时我爱人也并不知道这一阴谋将要怎样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了。

那时，确实有股不祥之感向我袭来。不知为什么，我向院里那簇正开放的曼陀罗望了一眼，我觉得，它比往常更加

惨白了。

我的目光从院里收回来落到爱人身上。啊，丈夫！我精神的依傍！短短两个多月，你就完全主宰了我。我不能没有你！俗话说，女人最怕老年丧子、中年丧夫。而我，中年得夫，更觉得格外珍贵。我懦懦地靠近他，柔声问道：“今天心口疼过么？药熬好了。就喝么？”

爱人脸上紧绷的肌肉松开了。脸上显出一种温和的表情：“你歇会儿吧，我去取药。是在锅台上温着么？”

我点点头，习惯把熬药的壶和盛药液的碗都放在锅台上。这样，既用起来方便，又不用担心药液凉了。

看着爱人离去的背影，一种有着依靠的安全之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人啊，生活着，多么美好！

忽然，爱人有点着急地返回来了：“倩倩不在家呀！这是怎么回事？”

“不在家？刚才还在呀！”

我的情绪是最容易受感染的。看到爱人不安的样子，我也急忙往外走。

我家小院一共三间正房。东边那间是灶房。我和爱人住中间这间房。倩倩住西边那间房。往常，如果倩倩有事要出去，她便和我打个招呼。可是今天，她没招呼我，虽然我就在隔壁！

我站在倩倩房间的门槛上有些失望地想：她并没有把我当成她的知己！她会连招呼也不打就悄然离去！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爱人闷闷不乐地说：“我得好好管管这丫头。”

“怎么？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不是？”

我虽然对倩倩的所为感到失望，可是，对爱人毫无道理的气闷也十分不满：“姑娘大了，为什么不可以自己选个合心的小伙子呢？她该考虑自己的婚事了。”

“你胡搅和什么呀？”

爱人似恼非恼地斥责了我一句。忽然，又好象想起了什么似地，向我走近一步，一本正经地说：“帮个忙吧，我知道倩倩和你好。我想知道倩倩和陈佳怎么认识的？关系是什么……”

我斜乜着眼向爱人瞟了一眼。捏着嗓子说：“我接着替你说罢：还有，他本人是不是大学生，他家是否跟咱门当户对……”

二

爱人的生日到了。

我一边做早餐，一边思谋着该买点什么、该炒几样菜。近来，去自由市场选购蔬菜，似乎成了我生活里一个令人愉快的组成部分。我喜欢这个家；但我明显地感觉出这个家缺少一点亲热的气氛。我想趁着爱人过生日，把两个儿子和媳妇都请回来，一来想试着把儿女们的心收拢过来，使这个家真正象一个亲热的家；二来也防备外人说我这个当继母的长短闲话。

“方姨，”倩倩一起床就亲热地跑到厨房来搂着我的肩膀问：“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咱们买点啥好吃的呀？我给您当采购。”

“那倒挺好，省得我满街转。”

我扭头看了倩倩一眼。近来，她漂亮多了。也显得活泼

了许多。有位年轻而活泼的朋友，会使谈话增添许多乐趣的，我快活地同她商量道：“你说呢？咱们买点什么？”

“买两只烧鸡，再买……”

忽然，我想起爱人的草药又该配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倩倩，你今天上班时，能不能抽点时间去厂医疗所把你爸爸的草药抓来？菜我来买。”

“行啊。”

“另外，记着把你两个哥哥和嫂嫂都请来咱们全家热闹热闹！”

“也叫大哥来？”

“怎么能把大哥隔开呢？都是一家人嘛。倩倩，不要心眼那么窄。”

“他眼里哪有这个家！”

“会有的。慢慢会好起来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明白大儿子一家跟这个家没有什么来往。我结婚两个多月了，只见过他们一面，还是陪倩倩买衣料时，偶而在商店里见到的。他几乎不登这个家的门。

“不管怎么说，你也别忘了告他们一声啊，你不去，我就自己去。”

“好。我去，我去。”

倩倩答应着并没去开。紧抿着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想要对我说什么。“方姨……”

“什么事？”

“方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这是怎么了？倩倩？”我发现倩倩目光里有两缕愁丝：“是不是陈佳对你表了什么？”

“管它呢！”倩倩恨恨地说。

我一点都不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不满意陈佳？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我想起了爱人的委托。

“不，一切都顺心。”倩倩淡淡地说：“爸爸的药单在哪儿放着呢？”

我又一次感到了失望：倩倩回避和我谈心里话了。她不再把我当成知己了。

倩倩工作的厂子离家挺远的。有时，她中午都不回来吃饭。看着她削瘦的背影，我不由得加了一句：“今天中午可要回来吃饭啊！”

下午临下班，我请了一个钟头假。从医学院回来的路上，我顺便买了许多肉糕、香肠、丸子之类的熟食品。当然，也没忘了小倩倩爱吃的烧鸡。

再买点什么呢？

我的目光挨着柜台扫过去——

陈佳！

没错。就是他。在糕点柜那儿立着的一位潇洒的男子。倩倩真有点眼力呢！我暗暗为倩倩高兴。我没有见过大学生陆明长得什么样子。但是，陈佳却是一个第一眼就能让你感到他是个颇有抱负的男子。我真不明白爱人有什么不满意的！

“陈佳！”

我走近唤了一声。发现他一只手拎着一个提包。另一只手却一直在衣袋里插着：这么热的天！

“噢！是伯母。”